



安康的一处山水 (外一篇)

范超

左边的山像虎，虎视眈眈，右边的山如龟，龟步徐徐。傍山脚的是路，绵绵而去，偃路基的是河，潺潺而来。

河里蹭蹭着一些石头，石头上点缀着几粒人，其中一个是我。我从俗世来，偷得浮生几日闲，到这山水之间，只为寻个超然。

我能够脱俗吗？唱了几句别人的歌，跳了几步别人的舞，篝火晚会也已薪尽火灭，鱼池里，该来的自会上钩，不想走的还在那里放生。我能记得的，一个是散漫的爬山，虎山本无虎，却向虎山行，看见的瀑布，只是岩上滑溜下的一小撮水，势小，扑不住人，快到山顶悬一亭，能聚仙，让人长出一口羊肠气，可手插腰间指点江山。另一个是散漫的望月，最好独去，待众人都散了，你自可披衣起床，听风吹过林梢，听水流过石缝，思接千载，神游万仞，一切往事瞬间一波奔来眼底，好久不曾有过。几个山家女子狐媚一样从山上石阶、河间浮桥一路下来，低声悄语地隐进对面的木屋之中，让人起无限的遐思。抬头看天，山月不知心里事，缓缓地移到山背去，只留下你凭栏望月独自愁，少年强生的忧愁，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现在我在河上，河里有好多石头，大小不一，奇形怪状，山高石古藏灵根，每个

石头都是断代史，每个石头上都有故事，我一一捡起，阅毕又一一放下。一个少妇拾起比拇指稍大的一块画石，石上纹络清晰，层理分明，她指给我看这儿是树，哪儿是村庄，夕阳西下，斜晖脉脉陈列天边，真是一幅奇妙的夕阳晚归图，我佩服于她的悟性，遂懂得她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男孩惊讶地叫了起来，他手上的石头竟似一打坐观音像，发髻高髻，双掌合十，仪态端庄，美目慈祥，栩栩如生样惊得我口念弥陀，忙呼“菩萨保佑”，他眼尖，很快又在附近摸得一表面坑坑洼洼之水槽石，状若莲花宝座，观音刚好可放置其上。让人感叹天工开物之神入化与珠联璧合。同行人中，惟我收获不大，但也拣得了一石，上嵌一幅像，酷如中国地图，暗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另一石则肖似卧兔，属兔的人拾得活脱脱的兔石，人间的一切都有定数！

我们提了一堆石头上岸，摩挲良久，思绪若干，那一顿饭谈也是围绕这石的。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来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茫然，太没有独处内省的机会。我们去的那天是立秋，立秋那天下了雨，有些人受凉了，实属“酒肉穿肠过”，但只要那石佛在，“佛祖心中留”，此行也不虚啊！

范超

去紫阳

绕一个山，再绕一个山，看见一群房子，就是县城了，车开进去，转一个圈，县城就过了。

山上有雾，雾在走，一会儿在下边，一会儿在旁边，雾凝成了雨，点滴下着，润了发。青石板路和人家的屋顶齐眉，屋顶上是层层板岩，湿了，我在上面走了一圈，未见响动，檐角压得很密。没有看见砖瓦。路曲曲弯弯，只是下，只是下，陡然抬头，刚经过的地方就得扭脖子，扭得脖子酸。屁股想看额头，看得很费劲。

有时走着就不敢走了，疑是到了人家院落，待再大胆迈步，一脚就迈出去了。前面的楼底空出半截，上面竟是三层、四层的垒了去，他们也不怕，人傍山住，总是有些仙气的，偶有山民手挑肩背突然冒出来，是卖山野土产的，也是拾空酒瓶子的。似乎没有见一辆自行车，大小人等都是能背东西的，着马夹者居多，极便宜的那种，却又能扎势！小饭馆的女孩脸极白嫩，眼极水灵，我不敢大声呵气，怕她化了。竹子在一边晒笑，竹子长大了，心思就空了。我拥抱了竹子。我和竹子比清高，竹子赢了；我和

家乡土菜

陈志越

微信是个好东西，通过微信，我与王干二十年后又重新在泰州。

久别重逢，俩人都感觉对方变化不大，岁月是把杀猪刀，用在这里并不灵验。敦敦实实的王干，眉宇间多了几分成熟和自信，或许此前我们在微信上看过对方照片，没有变化感，没有沧桑感。

老友重逢，酒是要喝的。而我驱车扬州泰州，晚上要开车一百五十公里，酒是不敢喝的。

华灯初上，夜色阑珊。老战友私房菜馆座无虚席，满耳兴化乡音。王干笑着说：“这里客人几乎都是兴化人！”席中一客人问：“你怎么晓得？”我打趣，“他闻到了兴化人的气息。”

王干小妹妹介绍，这个酒店天天生意火爆，是兴化的三个军嫂开的。我们说到饭店吃香的道理，王干对菜烹饪任有研究，记得他在《扬子晚报》写过一篇盐水鹅的文章，很有趣味。“酒店靠拿手菜吸引人，一般酒店红不过七年，我叫它七年周期律。”王干告诉他对酒店的研究心得。

说话间，凉菜上来了。盐水鹅，皮微黄，肉细嫩口感好，挟一筷子，就觉得这店里的土菜名不虚传。大凡盐水鹅，有讲究，讲究的是味道，卤水不咸不淡，入口有咬觉，老了嚼不动，不好吃，嫩了，没咬觉，稀松得很，也不好吃。功夫就在卤子上，火功也特别重要。扬州泰州老鹅摊位，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有的摊子跟前中晚市要排长队，有的门可罗雀。

盐水鹅用料考究，都是用仔鹅，下过蛋的老鹅，隔年生的老鹅，是断不可用的。兴化水面大，滩涂多，吃草的鸭子，做成盐水鹅，有一股渗透着青草的气息，鲜美可口。先声夺人的盐水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凉菜中的猪头肉，更使我过目不忘，口颊留香。

五十年前，来我们扬州接兵的部队军官，买了一角钱猪头肉，他在等公交车的一会功夫，一口气干掉了猪头肉。多年后，我的这位领导还念念不忘扬州的猪头肉。

今晚这盘猪头肉，皮色莹紫发亮，香气可人，入口味纯，嚼起来有点筋道，有咬嚼，而且回味无穷，实在是猪头肉中的上品。席间，亲朋欢聚，觥筹交错，妙趣横生。人生乐趣，在这国庆假期的夜晚，容我们尽情享受。

家常菜最难做，何也？因为大家都常吃，都会做。要想做得好，要想众人喝采，就不容易了。当地道的土菜红烧肉端上桌，吃了一块后，菜的口感滋味征服了我。这些年，远离故乡扬州，吃过不少红烧肉，像今晚这道红烧肉，委实叫人难忘。

兴化红烧肉块儿不大，有大拇指那么大小。小方块，色泽莹紫，上好的五花肉原料。入口微甜，不烂不酥，咸中有味淡中鲜，应了这句老话。

席间一位老者告诉我们：“尝一口，我就晓得这是黑猪肉烧的。”

土菜之味，浓在地道的原生态原料。试想，饲料喂大，生长周期三四个月的猪，连尾巴都看不见的猪，做出来的红烧肉，怎么会好吃呢？

兴化菜属于扬州菜系，扬州名菜三头宴，其中一个就是猪头宴。红烧猪头，讲究的是火功，文烧，不用煤气灶，要焖个两天，方可上席。这红烧肉的炮制方法，看来得了三头宴中红烧猪头的真传。色香味形俱佳，土菜土到了家！

狗肉上不得席面，猪大肠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聚餐中，猪大肠有味，但凡羊肉猪腰肥肠之类，如果完全去了其特有气味，也就无滋无味了。今晚的猪大肠，是一道煨菜。用了调料，遮住了怪味，却又留住了大肠特有的气息。美妙之处在于斯。

谈笑间，良宵苦短。与王干众亲友等作别，踏马归途。



陪父亲喝酒

邹奇

我到市里上班已有两个多月。每天下班的路，总能碰到几个卖小吃的车子，老远就能瞧见车子冒着白烟，车上的灯泡闪烁出暖黄的光，像极了一团火，缓慢的在我心里流淌。我幻想着自己下一刻一口面饼，一口烈酒的模样，不觉得加快了脚步，最好是吃的微饱，喝到微醺了，再热乎乎的睡上一觉，美着哩！走到车子跟前，忽然想起自己有胃病，夜里不敢多吃东西，又觉得好像不那么饿了，一时间酒兴全无，只好悻悻而归。

这些天雨水多，初秋的夜晚有些清冷。我蜷缩在被窝里，忽然想起一些往事。我喝酒，头一天喝第二天醉，醉一回要管好几天。虽然酒量不行，隔那么一阵子就想喝点，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为我醉酒的事情，父亲曾当着全家人的面叮嘱我，说：“你成家后，别的方面我都放心。只是要注意身体，尤其要防止醉酒。我也爱喝几口，这方面当着你说不起硬话，可你酒量不如我，一定要控制量，我今后也少喝。”父亲说我没有自制力，我是不服气的。为此，我还顶撞过他几回。只是每逢醉酒难受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叮嘱，毕竟他也是在关心我，酒醒了更加觉得自己不懂事，这让我很羞愧。

可能父亲想要给我树个好样子。此后，我们俩就很少在一起喝酒。他偶尔实在想喝酒了，就亲自下厨炒几个小菜，只给自己满上一杯，然后试探性地问我，说：“想喝吗？想喝，就自己去倒。”我是想陪他喝几盅的，但马上就想起他先前那些关于“我酒量不如他”的话，于是有些赌气的朝他笑笑，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不喝了。”他听了我的话，并不劝我，只顾喝他自己的，但仅是把他面前的那一小杯喝完，就不再继续斟了，我估摸着他是觉得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如果能把时间拨回到从前，就全然不是这般场景。比如我大二的那个暑假。有一次，我和父亲坐在老屋的院子里边喝边聊。那个夜里的月亮特别大，有好几种虫子在叫，泥土的香味一阵一阵的。我们坐在葡萄架下面谈人生，说些鸡毛蒜皮的事，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酒也醒了。还有我大四的那个寒假，由于着急找工作，过了年我就返校了。那时，我投了很多简历都石沉大海。有一次我坐了6个小时公交车去面试，到地方了才知道对方根本不考虑招聘本科生。夜里，我一个人跑到学校外面的天桥上喝闷酒，恰巧父亲的电话就来了。我到今天都记得他那浑厚的声音，说：“你毕业了想干啥，我都支持，只要能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好。外面要是不好混，你就回来，还能时不时陪我喝一杯。”听了他的话，北京的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

时间如果再早些，比如我上高三的那个冬天。每逢周末下了晚自习，我就飞似的往家跑。父亲有一个“幸福盒”和一把“快乐罐”，其实就是一个不锈钢的饭盒和一把小铁壶。在我从学校回家这段路上，他先取出“幸福盒”放在蜂窝煤炉子上慢慢烤，当盒底子被烤的黢黑了，就倒入一点油，拿起盒子转上一圈，让油铺成薄薄的一层，然后放入豆腐干，等豆腐干微微起卷泛黄了，再抹上一层油泼辣子，撒上一小撮盐，当听到噼里啪啦响声的时候，他把“幸福盒”挪到炉子边上，让出火来烤装满酒的“快乐罐”。这时，他会仰在椅子上，觑着眼睛，慢慢等，等着“快乐罐”冒出热气，也等着我回家。我若回来早了，酒还没热，就和他一起等。后来，“幸福盒”在我们搬家时丢失了，“快乐罐”由于多年不用，起了厚厚的一层锈，丢在杂物间的角落里也找不到了。

再后来，我成了家，和父母分开住。我住的地方离父母住的地方，走路要走半个钟头，由于来去不方便，母亲帮我照管女儿后，父亲就一个人住。他近些年工作也忙，但时不时就来看看我和女儿，给女儿唱歌，夸女儿有乐感，逗着女儿做好多本事故给我们看。玩的晚了，留他吃饭，他几乎不沾酒。即使经不住妻子的劝说，会勉强喝一点，但吃完饭了立马就要回，他从不在我那儿留宿，说：“我撑着酒劲没上来，早点回。你放心，我喝酒了决不骑车，到家了就睡。你知道的，我在老房子睡习惯了，在你这高层楼房里睡不踏实。”

我到市里上班后，就不沾酒了，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喝不起来，又没有合适的朋友一起喝。安康离着平利并不远，回去不到一个钟头，但依旧会思念家人，往往还带着思念家乡的亲戚朋友，思念和他们一起喝酒的日子。所以，只要周末不加班，我都会回平利一趟，约上三两个伙计，随便找个理由聚在一起，喝喝酒，诉诉苦，吹吹牛，仿佛一周的疲惫感在一瞬间都被消除了。我初到市里工作，各方面都不太适应，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但总觉得自己三十老几了，有些茫然和压力也都正常，尤其在父母面前不能随意说苦。每次回到家里，就尽量笑着和他们说话。可我心里毕竟是烦躁的，碍于父亲的威严，就忍不住说落母亲，有时候是因为她的生活习惯，有时候又因为她太溺爱女儿。有一次，父亲见我发脾气，起身就走了。我独自坐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妻情告诉我，父亲知道我今天要回来，早就到家等着。我听了心里愈发难受了。

没过多久，父亲又折回来了。他胖，多走几步路就满头大汗。只见他一边擦汗，一边从包里掏出卤牛肉、卤鸡爪和花生米，还有一瓶酒。我刚想说话，他先开口了，说：“奇儿，我们父子俩喝点酒吧！”我先给他满上一杯，又给自己倒了半杯，他摇摇头，说：“你的酒量我知道，倒满！”他喝了一大口，慢慢发出“哈”的一声，说：“我现在说的话你不爱听，可有时候老年人的一些经验还是管用的。”他停顿了一会儿，看我没有应声，接着说：“你去市里这段时间变化大，有进步，我为你高兴，现在做啥事不难呢？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还是那句话，只要能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好。”他又哑了一口，说：“我今后和你妈把身体养好，不给你们添负担，你就安心工作。”母亲也在一旁搭腔，说：“嗯，我帮你把女儿照顾好，也不让你操心。”父亲拿起酒盅和我碰了一下，说：“来，喝酒，喝醉了就去睡一觉。”我赶忙把头转向窗外，眼泪在眼眶转了一下，强忍着没有流出来。情绪稍稍平静后，我慢慢端起酒盅喝了一口，才发现酒竟然是热的。我抬头看了一眼父亲，他笑了，又转身看了一眼母亲，妻子和女儿，他们也笑了。

想着这些事，尽管没有喝酒，被窝也分外暖和。外面的雨还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却安静的进入了梦香。



从前的时光 杨鑫/作

瀛湖

第 1183 期

我想做一条周庄的河 (外二首)

宝兰

赶不上春之锦长 错过了花期
我是一条北方的河流
没有去过周庄
不是每一条河流都能抵达江南
可我知道的周庄很多人不知道
不想解释
古镇不会轻易让你看见
那是一座没有时间的房子
说不出对主人的思念
这里迂回往复的水系就是大地的年轮
也从不说论沧桑
如果你来
一些那样的人和一些那样的事
在你心中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
却再无痛感
周庄又像一株前人栽在水边的树
让一代又一代后人乘凉 疗伤
她至今还留存着母系氏族的体温
透过客栈的窗户
你能看见夕阳下一个前朝的小脚女人
拿着鸡毛掸子
正在追赶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小人类
而另一方向走来的是
几个拿着手机 书本的年轻人踏着晨曦

背着简单的行囊
在这里学会用脚丈量爱的深远
把时间从车水马龙中救出
安静放回放下片刻
两条河流默契的拥抱 合二为一
如果可以
余生就做一条周庄的河
理直气壮的话
水是我全部的语言
以此用来表达我对春天的谢意
在每一个月夜
静静地守候那个为人间洗衣的女子
并和她建立起披头散发的关系
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停不下来的双手
泪痕 河流 汗水 欢笑
它们都是大地的血脉
也是我仅仅能流动的部分

诗人小镇

有人告诉我
一座山从不暴露的野心
它竟敢囚禁月亮
并与其私订终身 一起做山大王

只眷顾这一方水土和这一方人
有人告诉我
这个小镇以诗为姓
那里的河流 经年失眠 日日夜夜的
虹化 虹雾 虹影 将稻谷的低吟
继续入梦
最美的花朵就开在这里
如果你站在一壶客栈的三楼
不留神 入了谁的镜头
谁的画卷 谁的心
诗在等你 我在等你
不知千年后还有没有后生
在拐角处喊出
田禾 小洛 蓓儿 宝兰的名字
知不知道那些曾以当代诗人是的是的古人
在这讨要过一碗吴刚的桂花酒

还写了一些自我陶醉的诗

那个人

想与不想，见与不见
原谅不原谅之间
纠结了半辈子
那一年你牵着我的手
那一夜 是个满月
天上有牛郎织女 地上有我们
那一天 你来得有些刻意
那一刻 你走得漫不经心
怨又太迟 爱得太早
如今 一切都散了
浮生若梦，因为有你
算没白来人世间一趟
什么都见了

雨天去看你

侯少

冒着大雨去看你
远远地走去，又走回
远远地
只看了你一眼

窗台太高
剧场里，人为为悲
影子还在门口徘徊

未知的剧情
荒草般逃窜

一个人在雨夜里
冷冷地归来
犹如一个人冷冷地离去
犹如木棉花被风吹散
犹如这世界上最后的一晚

